

儀禮正義

冊四

集禮正統

卷一

儀禮正義八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埳雅輪補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

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

疏正義曰儀禮釋宮曰案鄉射有二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

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鄉射鄉大夫是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又鄉大夫射於庠州長射於

序爲少異耳張氏爾岐云據注此州長習射而云鄉射者周禮五州爲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又鄉

大夫比與賢能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故名鄉射禮也吳氏廷華云此當兼鄉大夫州長之射言注疏各舉其一

耳州鄉之屬故亦曰鄉教氏曰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於學宮飲酒而習射也此與上篇大同小異惟多射一節耳亦飲

酒而但以射言者主於射也郝氏敬云洪荒之初禽獸逼人聖王以弧矢爲威教民自衛其來尚矣此男子之業故古者天子至庶

人莫不有事於射比其敵也相角而爭聖人制爲禮以教之讓於是乎射禮興焉其爲鄉射何也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

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爲鄉大夫賓興鄉射爲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孰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

昏以士飲酒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之意鄭謂鄉飲於庠庠鄉學習射於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爲庠射則爲序豈養

老一學習射又一學也盛氏世佐云此篇陳天子之州長春秋習射之禮鄉老及鄉大夫賓賢能訖亦用此禮詢衆庶侯國亦如之

注專指諸侯之州長似未備先儒或目爲士大夫習射之通禮非  
 蓋以禮屬民而讀灋飲射皆有民社者之責也豈士大夫平居所  
 常行乎士大夫相與燕飲其事有類於射者投壺是也又案庠序  
 之說經傳各異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爲鄉  
 學矣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  
 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爲州黨學矣鄭說蓋本諸此又  
 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術鄭讀爲遂孔疏云此蓋鄉之所居黨爲  
 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  
 學以下皆爲序也又云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  
 也孟子則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夫鄉學之設  
 但聞鄉黨殊名不聞殷周異號且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  
 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明  
 堂位亦云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  
 也類宮周學也然則國學之名亦代不相襲矣乃云三代共之此  
 皆不可曉朱子通解學制篇既並列諸說而斷之曰孟子說與上  
 下數條皆不合未詳其故又云古者教人其立法大意皆萬世通  
 行不可得而變革若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則自經言之外出於  
 諸儒之所記者今皆無以考其實矣然不敢有所取舍姑悉存之  
 讀者亦不必深究也斯言真得闕疑之旨矣然以諸說之時世先  
 後考之竊謂當以鄉飲酒義及周禮之禮爲正蓋周之學制自春  
 秋時已廢不復講故仇達成風子衿作刺魯僖能修泮宮史克至  
 作頌以誇美之及其季世七國兵爭此制益蕩然矣故孟子所至  
 輒倦倦以興復學校爲勸說然其名號沿革之詳容有得之傳聞  
 而失實者又況漢儒攬撫灰燼之餘雜以夏殷之禮何怪其參差  
 而不相符乎乃若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定而鄉飲酒義卽

儀禮之義疏也亦不容有誤鄭君據此極爲有見郝氏乃執孟子之言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則於鄉學國學之辨尤欠分曉不更爲無稽之譚乎褚氏寅亮云此篇及鄉飲酒敖氏以爲士與同鄉之士大夫飲酒於學宮之禮案之各經義都不合故不可從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

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

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

君亦用此禮射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射禮先與賓飲酒如鄉飲而詢衆庶乎酒之儀及立司正將旅酬乃暫止不旅而射射已

更旅酬坐燕並如鄉飲凡賓至之前賓退之後其儀節並不殊也此下言將射戒賓陳設速賓凡三節皆禮初事○校勘記曰注鄉大夫

若在焉鄉誤作卿不言拜辱辱下疏有者字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者賈疏云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

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爲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爲之釋官曰案鄭注鄉飲酒義亦以州長爲士

周禮州長次鄉大夫一等諸侯之鄉大夫以下大夫爲之則諸侯之州長當上士爲之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伯亦長稱

州伯卽州長也盛氏世佐云主人謂天子及諸侯之州長也若其詢衆庶與則鄉大夫也鄉大夫所居之州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爲主

人其戒賓也親之不合使州長疏謂大夫來臨禮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非胡氏肇晰云注云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謂鄉

大夫若在州之中則習射鄉大夫主之經所謂主人則稱鄉大夫非  
 稱州長也疏誤會注意宜為盛氏所駁云戒猶警之也語也者張氏  
 爾岐云賓以州中處士賢者為之若大夫來為導則易以公士方氏  
 苞云冠之賓贊始汎戒之前朝三日筮之既筮而宿之前期一日告  
 之鄉飲鄉射則並戒宿於即事之日何也冠子私家之事雖前期宿  
 戒尚恐奪於公事與賢能習射則國政也鄉大夫既就先生而謀賓  
 介則眾賓之當與眾公卿大夫之來觀者預備之矣春秋習射其法  
 有常其人有定故可以及期戒速同日而畢事也吳氏廷華云射為  
 行禮之事最重謂當先期戒賓此與鄉飲俱不言先期亦文省耳鄉  
 飲注乃造作夙興字遂有戒賓與射同日之說不知戒者先期告之  
 使之致敬何等鄭重若與射同日則召賓足矣何必曰戒此皆因鄉  
 飲酒有不宿戒之說故據之不知彼無所謂使能不宿戒者蓋謂諸  
 職事皆能而爛於禮故不必宿戒之若以賓言則何得曰使云出迎  
 出門也者盛氏世佐云主人戒賓必詣賓家請之賓出己家大門外  
 迎主人疏謂出序之學門外非云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  
 為習民以禮樂不主為賓己也者敖氏曰請亦謂致戒辭而請之為  
 賓也請下似脫一賓字方氏苞云州長教民習射故賓不宿戒不固  
 辭一同鄉飲酒但不言拜其辱蓋此賓或在朝公士或不仕之君子  
 與鄉大夫所舉賢能不同即或用庠序中學士亦奉長吏之教令而  
 習禮無所為拜其辱也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兩云賓拜辱此則云  
 迎送者拜辱明其意迎送指其事無異也注說似求之過矣云不謀  
 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者郝氏敬云射必有賓教民序也不謀賓  
 無介禮主射將觀德焉非專禮賓也胡氏肇昕曰此賓賢能之後將  
 習射以合民儲材不能遽繩以觀德故注以不謀賓為事輕也引周  
 禮者鄉大夫職文五物者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  
 興舞注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

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及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馬融論語注曰一曰和志言其平心志也二曰和容言其和威儀也三曰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曰賓禮辭曰和頌言其合音節也五曰興舞言其中舞蹈也與鄭說異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省還射宮**疏**正義曰賈疏州序也省錄射事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疏**正義曰射義曰古者諸下文張侯等事也無介也其序賓之禮略**疏**正義曰射義曰古者諸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鄉飲有介此無介者鄉飲主於禮賓此主於射序賓之禮略故不立介以輔賓也敖氏曰無介者以介尊次於賓同於大夫射時難為耦也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近似而未得其情也謂略於序賓則賓長三人皆得受獻而獨略於介何義乎謂難與合耦則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介必學士之越其曹者乃不得儕於羣士而與大夫耦乎蓋大射鄉射公食大夫燕禮皆有賓無介有介者獨鄉飲酒耳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次比者必有數人故立賓及介而介之禮亞於賓俾眾賓觀感而益自矜奮焉若州長習射則立賓以與主人行禮而倡眾耦足矣無所用介鄉射無介則黨正之正齒位可知大射燕禮則有位者皆在列賢者眾多不可以賓介盡之公食大夫則異國之臣惟正客當此盛禮而介不與禮以義起各有所當耳案此說可備一解

### 右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

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於序

**疏**

正義曰賈疏云鄉飲酒在庠庠

室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敖氏云不言戶牖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牖之閒也明矣凡席

於此者皆東上經不悉見之也惟爲神席則西上方氏苞云燕禮司  
宮席賓于戶西東上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將醴賓改筵東上則  
凡賓席皆在戶牖閒可知矣下經尊于賓席之東則在戶牖閒之常  
位明矣注疏說非高氏愈云賓席南面居尊位也鄉飲酒禮不及布  
席之面此詳之褚氏寅亮云下經云尊于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戶閒  
似州序實無室者盛氏世佐云此賓席亦當在牖前經不言者容射  
於序也鄉大夫射於庠庠有室云牖前可也州長射於序序無室云  
牖前不可也序何以無室也州之學小於鄉其堂淺去其室壁之限  
堂斯深矣無室則無房本記曰出自東房爲射於庠言之也敖氏據  
此決其有室非序雖無室然其制亦三門五架與大夫士之私室殊  
而謂席賓於衆賓之席繼而西言繼者甫欲習衆衆賓亦衆賓之  
戶牖閒亦非衆賓之席繼而西庶未有所殊別疏正義曰敖氏云  
長三人也繼繼賓席也云繼者明其以次而西衆賓之席亦皆不屬  
而東上蔡氏德晉云衆賓之席以次相繼而西皆南向當西房之外  
也注云未有所殊別者褚氏寅亮云明所以相連屬之故其不妨  
連屬者升降可各由其席之西端不必留隙地也賓既升降由下衆  
賓同可知韋氏協夢云此所謂繼即鄉飲所謂不屬衆賓之席依次  
而西不相接屬以便升降也張氏惠言云賓有席西拜知席不與衆  
賓繼又禮云西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  
於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西賓西衆賓  
之席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胡氏肇昕曰經言繼而西言衆賓之席  
皆在賓之西相繼而西非謂衆賓與賓席相連屬也鄉飲言衆賓之  
席不屬此言繼而西互爲詳略非有異也方氏苞謂鄉飲與賢能以  
獻於君使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於興之日卽辨其等列若春秋  
習射卽公士爲賓亦宜與鄉之學士齒無庸過爲區別說似太泥

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東階疏正義

曰敖氏云昨階上東西節也南北當東序凡主位皆然褚氏寅亮云在階上少東而又少南於東序端韋氏協夢云主人席當東序則西面北上鄉飲有介席與主人席對此無介則主人亦無對席矣胡氏肇昕云西序雖無介席而衆賓多則亦席於西序但不得與主人席對耳張氏惠言云記云西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西賓西衆賓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

南東肆

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賓席之東即房戶之閒也張氏爾岐

云兩壺酒與玄酒篚以貯爵觶尊南東向陳之首在西高氏愈云設尊於賓席之東者賓與主人酌之皆便也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閒此不言房戶閒而言賓席之東者容或有射於序者無房戶可言也賓席隨地而移故依之以見設壺之處且與前互備此古人設洗于昨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立言之法

在洗西南肆

榮屋翼也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下篚亦以貯觶縣于洗東北西面

此縣謂磬也縣於東

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

**疏**

正義曰敖氏云縣不近階者宜辟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昨階之東蔡氏德晉云鄉

飲無射事則縣於階閒今辟射位故縣於洗東北也

注云此縣謂磬也又云但縣

在洗東縣又在水之北於洗爲東北

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者賈疏云周禮小胥職云半爲堵全爲肆鄭

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簠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

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

各有鐘磬爲肆諸侯之卿大夫判縣者分一肆於兩廂東縣磬西縣

鐘若天子之士特縣者直東廂有鐘磬二簋爲一肆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故云無鐘敖氏云縣謂縣鐘磬與鑄於筍簋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又曰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爲士者之樂皆得縣鐘與磬惟以特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方之縣牛磬次鐘次鑄鼓鼙在其南下經云不鼓不釋鐘師職云掌以鐘鼓奏九夏鑄師職云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是禮亦有鐘鼓鑄明矣褚氏寅亮云小胥云凡縣者知縣亦有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軒縣不待言即天子卿大夫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然則所謂堵者果何屬乎經雖無明文注及疏以義差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磬西縣鐘士則有磬而無鐘也東磬西鐘合之乃成肆就東西分言則均之半爲堵士無鐘直半爲堵而已無鐘則無鑄矣然則陔夏乃金奏之一賓出奏陔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鼓可也集說謂飲射皆有鐘鼓鑄恐未的盛氏世佐云縣編縣也不言所縣者所縣非一等也天子之卿大夫州長遂大夫皆判縣鐘磬二肆諸侯之卿大夫半之鐘磬爲一堵天子之縣正特縣鐘磬一肆諸侯之州長半之唯磬一堵斯禮也實兼此數者故也大夫判縣當東西分列今皆在洗東北者辟君也大射君禮本合三面皆縣以辟射位闕其北唯東西各一肆故於此宜辟之又案春秋襄十一年左傳云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鑄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孔疏云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據此諸侯之大夫未蒙君賜在私家不得有鐘磬與鑄之樂其有之者蓋出於特典此在公所行禮雖未賜亦合鐘磬俱有鑄未聞據賈疏則卿大夫以下皆無鑄也下經云不鼓不釋則鼓亦有之以其非金石之樂大夫士皆可用也此與上篇皆大夫士之禮敖氏雜引天子諸侯禮

釋之誤經云西面則鼓之者東面矣若有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

鐘在其南鼓又在其南皆西面也鞞未聞

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疏正義曰敖氏云射布而

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曰侯者王朝射之以威

不寧侯遂以名之也諸侯以下則因其名而不改與下綱謂已繫者

也綱不及地武則下个亦然張氏爾岐云侯制中有躬有舌有綱

有綱中其身也方一丈倍中以為躬中之上下橫接一幅各二丈謂

之躬倍躬為左右舌用布四丈接於躬上左右各出一丈為舌下舌

半上舌用布三丈接躬下左右各出五尺也其持舌之繩謂之綱維

其綱於幹者又謂之纁上下各有綱下綱去地之節則尺二寸程氏

瑤田云司裘職王及圻內諸侯卿大夫大射皆皮侯也據大射儀列

國諸侯與其羣臣大射亦張皮侯故司裘注云列國諸侯射之三侯

即引大射儀謂皮侯也然則大射未有用皮侯者若賓射天子亦

張布侯據射人職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一侯二正

士野侯二正注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者三正二正之

侯一侯者二正之侯則天子亦張畫布之侯梓人職所謂張五采之

儀禮正義

八

五中華書局聚

沖遠齊風猗嗟詩正義云正之廣狹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也盛氏世佐云案鄉侯以布爲之侯中用布五幅幅長一丈廣二尺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寸爲縫諸幅皆以二尺計之又以一幅橫接於中之上下謂之躬躬各二丈其接於躬者謂之舌亦謂之个上舌四丈下舌三丈上廣下狹也合之用布十六丈下綱不及地武則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矣焦氏以恕云侯之上下方左右各有五尺之躬其上方又各有一丈之舌下方亦各有五尺之舌必綴以綱而繫之於兩植而後其侯得牢焉所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侯以左爲謂張也綱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下个而以綱束之也下个出於躬五尺中掩之是所掩者二尺五寸矣褚氏寅亮云以左下綱向上斜掩過侯中而束於右上綱故曰中掩束之也張氏爾岐云侯向堂爲面以西爲左射事未至故且不繫左下綱並綱與舌向東掩束之待司馬命張侯乃脫束繫綱也盛氏世佐云案中讀如字釋文丁仲反非下舌三丈中掩之是所掩者丈五尺也姜氏訓中爲侯中之中謂掩其中而束之也亦是一解焦氏以恕云謂之中掩者侯中一丈而左方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以向右方則適與侯中相掩故曰中掩也不繫左下綱猶若未張者然故下文比三耦之後更曰司馬命張侯也方氏苞云凡經文彼此互見者其見之各有所宜如畫物者司空之屬掃所畫者司宮其升降皆自北階義當於大射見之大射既詳則丹墨尺度升降所由不容有異而鄉射之畫者掃者或州之有司或州長之私人不言而可知侯綱去地之數掩束左下綱之度說左繫綱之節義當於鄉射見之俾學士私居習射具知其儀法鄉射既詳則大射惟著三侯之高下與設張者量入與中車而已聖人制禮審則宜類而使人曲得其情聖人之文隨事異形而措之各有其

地凡互見者皆○  
可以是以推之○  
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

步此乏去侯北

**疏**

正義曰注此乏去侯校勘記云乏監本誤作之○

敖氏云爾雅曰乏謂之防說者云如今牀頭小曲

屏風也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也乃云侯

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西五步亦謂侯黨之西也

然則此乏其南十丈其東三丈乃與侯黨相當與郝氏敬曰乏以皮

爲之形如曲屏唱獲者所隱蔽一名容容身於內以避矢矢力至此

乏竭故名乏黨偏近也玉藻云侍坐引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

步蓋三十丈也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分則去侯十丈去堂上二十

丈也西五步謂去侯西三丈避矢道也張氏爾岐云乏狀類曲屏以

革爲之唱獲者於此容身故謂之容矢力不及故謂之乏黨旁也三

分侯道而居旁之一偏西者五步此設乏之節也侯道五十步步六

尺計三十丈乏居三之一西五步故云北十丈西三丈必於此者取

可察中否唱獲聲達堂上也盛氏世佐云此言設乏之法也參侯道

居侯黨之一者其南北節也西五步者東西節也黨郝訓偏近得之

蓋侯道三十丈若第云三分侯道而居其一未知其近堂與近侯與

惟云居侯黨之一而後知其去侯十丈也先儒以侯旁釋之其義頗

晦且經云西五步則其在侯西偏明矣何必以黨爲旁乎高氏愈云

侯道五十弓參三之而近侯身者居其一則下以瞻中否而上得聞

唱獲聲於近遠爲得中也又居西偏五步則爲矢所不及矣褚氏寅

亮云聶氏崇義曰乏縱廣七尺有半以牛革鞣漆之陳氏祥道云正

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爲乏謂之容以獲者所屏也鄉侯五十弓則

三十丈侯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棟士制棟

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十堂之深自室至堂廉約五丈

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計不及二十丈不足以容侯道然則州

長雖士而州序之庭蓋深於士廟及寢之庭也胡氏肇昕云方氏苞亦云遠於堂而與侯近故曰侯黨與郝說同但以黨為旁既混於西五步之文而以黨為偏近謂參分侯道而居侯偏近之一義亦不顯三分侯道而居其一知其近侯非近堂者經以侯字明之非以黨字明之也考經文以侯黨與侯道對言皆實有所指若以黨為偏近與上文道非同類矣今案黨所也左氏哀五年傳何黨之乎杜注黨所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往黨衛侯何注黨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然則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謂參侯道而居侯所三分之一也王氏引之云之一二字當在參侯道下讀之參侯道之一為句之參侯道之一者之之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也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為十丈經言乏參侯道之一故注言此乏去侯北十丈也乏在其西五步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為步五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故注言去侯西三丈也不云北幾步者參分侯道之一為去侯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幾步而云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西五步也

### 右陳設

羹定

肉謂之羹定猶熟也謂狗熟可食

**疏**

正義曰注猶熟也校勘記云熟徐本通解俱作孰下同案此二字諸本錯出宜從孰

後不具校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

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為異**疏**正義曰敖氏云禮戒速同服此

鄉射而朝服其義與鄉飲同盛氏世佐云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明矣鄉飲酒禮不言主人服而其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戒速亦皆朝服也主人待賓輕重之差於此可見敖說非方氏苞云興賢能國之重典也故戒賓宿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也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則前此皆常服可知矣凌氏廷堪云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玄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玄端者敖氏之說當矣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敖說是也胡氏肇昕云此經盛氏方氏從注說凌氏韋氏從敖說與注異考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宿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可知如以鄉射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鄉飲故文不具夫鄉飲經文未嘗言朝服也記始言朝服而謀賓介耳記在作經者之後不得云例見於鄉飲也鄉飲戒速同朝服鄉射與之同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以詳鄉飲之所略不得於速賓始言朝服令人疑宿戒之相殊也注說甚精不得據敖說而賓及衆賓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衆賓乃至於賓之門而與之皆行也云遂者雖相去有闕而事則實相接也

### 右速賓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

相主人家臣攢贊傳命者**疏**正義曰

岐云此下言飲賓之事迎賓拜至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眾賓一人舉觴為旅酬之端遵入主人獻遵自酢工笙合樂樂

賓主人獻工與笙乃立司正以安賓察眾凡十節皆與鄉飲酒禮同此為射而飲其後即詳射事○及門教氏云門學門也韋氏協夢云

鄉飲行禮於庠鄉射行禮於序庠序唯有一門故皆直言門而不言大門內門注云相主人家臣攢贊傳命者盛氏世佐云若射於序

則為之相者其黨正與吳氏廷華云飲射皆公事不當揖眾賓差卑禮宜

異**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同是鄉人無爵者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

先人入門疏正義曰高氏愈云能左右之曰以此云以者賓之進退右西面疏似主人也胡氏肇昕云以與聲之轉主賓相接為平等

之稱故賓厭眾賓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

皆曰揖**疏**正義曰注云少進差在前也者教氏云少進謂少東方氏眾賓苞云少進而東以獨與主人揖讓也鄉飲酒之賓介禮宜

同盛氏世佐云少進謂少北既云北上又云賓少進者眾賓雖皆北上其實比肩而立賓序在前去眾賓差遠也教說非程氏瑤田云鄉

飲酒禮注皆入門西東面疏以主人至門內霑待賓則賓此時亦在門內霑矣然云北上賓少進者則賓與眾賓堂下西階西之位準此

矣賓位直西序眾賓以次而南少退於賓據賓降辭洗進退之節擬之則位不迫於階而遠在階南矣下經賓辭洗注云言東北面

則位南於洗矣案位亦不得南於洗賓位必與主人位相對眾賓位必與兄弟位相對主人及兄弟之位見士冠禮主人立于阼階下直

東序西面兄弟立于洗東西面然則兄弟退於主人既曰洗東雖衆兄弟以次而南其長必略當洗主人位在兄弟上雖近於洗必少北於洗準此以定賓位南北之節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

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疏**正義曰言皆行

既行衆賓亦行敖氏云皆行言皆先後也郝氏敬云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也方氏苞云主人接賓前後儀法皆與鄉飲酒同惟此言皆

行鄉飲酒主人與賓揖讓而升介至衆賓徐進至階下事不相連鄉射則衆賓皆隨賓而行也興賢能則全用賓主之禮故聽其自行教

射則兼用有司之法故使之隨行黨正之正齒位賓入而衆賓從之亦此義也鄉飲酒之衆賓主人不酬而鄉射則衆賓長亦受酬以大

夫不與則長正當介位也敖氏似謂賓與主人同行果爾則宜稱並不宜曰皆胡氏肇昕云案方氏從賈疏說然此節究以敖氏郝氏說

爲當注云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者敖氏云主人升一等賓乃升敵者之禮也方氏苞

云凡敵者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謂舉步少有先後耳此賓州民也故州長先升一等而後賓升燕禮則賓升公降一等而揖之義亦類

此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此盛其禮以尊賓爲敵者之禮也此言主人升一等賓升射禮賓較卑故不敢與主

人並升與鄉飲酒異也舊說多誤吳氏廷華云主人有道賓之義故先升然不讓則疑於倨故讓至於三又主人既先道賓自宜後升注

以爲進宜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主人拜賓至此堂